

●卢泰宏

图书馆的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

依据《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第15版记述,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作为一个术语流行开始于19世纪中叶,但到19世纪后半期才明确成为一门学科。由此可以说,图书馆学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一般认为情报科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只约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关于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的关系及其发展问题,长期被认为是棘手的问题,以至于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不断。本文结合信息管理的发展需要,从学术传统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传统。例如,哲学中有思辨传统,物理学中有实证传统。所谓学术传统,是指在学科发展进程中一直起支配作用的学术思想,因而被

认为是学科发展的“基因”。学术传统好象一条无形的主线,贯穿在学科的历史发展之中并影响着学科的未来。

那么,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图书馆学和仅有半个世纪历史的情报科学,其学术传统是什么?尽管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是关系密切的两门学科,但多种事实表明,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不同领域。分辨两者的基本学术风格,把握它们的基本学术思想,对理解两者的关系,促进两者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信息管理角度来看,这两门学科都属于信息管理学科范围。了解两者的传统,对深化信息管理的概念框架和正确认识信息管理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

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渊源流长,尽管图书馆学术语的正式使用相对较晚,但在此以前已有 Library Service 和 Librarianship 两个术语来界定这个领域。那时,它的人文传统就已经表现出来。这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的事例中看出来。

图书馆史专家 D.E.约翰逊(D.E. Johnson)在其有影响的《西方图书馆史》一书中指出“在书籍和图书馆的历史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最重要的。”^{〔1〕}被称作现代图

书馆学的第1部著作,即 G·诺迪 1627 年出版的《关于创建图书馆的建议》在谈到创办图书馆的目的时认为:“如果不打算将书提供给公众使用,那么一切执行本建议前述方法的努力,一切巨大的购书开支全属徒劳。”^{〔2〕}很明显,诺迪强调的是为人服务。在《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第15版“图书馆学”条目中是这样界定图书馆的:“图书馆强调的是满足读者在自己选定的时间里,个人的单独需要。正是这个特点使图书馆不同于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资源管理的比较研究”的背景研究。

博物馆、戏院或教室。”这意味着图书馆是突出个人因素的一种场所。

1986年，美国隆重纪念图书馆学教育100周年时，M.F.施蒂格(M.F. Stieg)强调说：“人文价值观念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第二年，即1987年，E.G.霍利(E.G. Holley)在《步入第二个世纪》的文章中说：“我们的职业基本上是一种人文职业，我们的目标实质上是人。”^[3]

如果说人文主义色彩在上述事件中已经明显出现的话，那么在图书馆学理论中，人文主义、面向人的思想已构筑了一块理论基石，强调人文传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和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下面以3位图书馆学家的有关理论来说明这一点。

(一) 美国图书馆学家P·巴特勒(P. Butler)(1886~1953)。他的图书馆学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强调图书馆学的学科(突出 science)地位，这与M·杜威的追求实用(突出 service)的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二是强调人文因素。1933年，巴特勒发表了其代表性著作《图书馆学导论》^[4]。谢拉在评论这本书时说：“这是图书馆学发展中真正的里程碑。”他指出，巴特勒此书是“试图说服他的同事们在研究图书馆问题方面要更科学一些。在那些年代需要这种警告。但他从未忘记图书馆植根于人文主义之中。20多年后，他再也不那样提了。正如他所说的，‘科学得真是太过头了’。他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对的。”^[5]由此可以认为，在巴特勒的两个基本特征中，人文因素是更基本的。

在《图书馆学导论》中，巴特勒明确地强调了图书馆学的人文性质，他说：“为了把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应该使其舍去技术的侧面。”他在这本书中以很大的篇幅分析人的读书行为、读书行为的社会因素(语言、文法、结构、符号、概念等)、图书和知识的社会性质、读书行为的个人因素、

读书动机和心理分析等。巴特勒从社会、心理、历史角度出发，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从理论上阐述图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其中，任一方面都极其重视人文的因素。

(二) 世界著名图书馆学家J.H.谢拉(J.H. Shera)(1903~1982)。在谢拉的身上，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表现得更为强烈。他在其代表作《图书馆学引论》(1976年出版)^[6]中说：“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地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人文主义的。”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学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

谢拉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图书馆学基本原理》中也阐明了类似的思想：“图书馆学更接近于人文科学而不是‘硬科学’”，“图书馆员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实体”。

在谢拉的晚年，他于1970年美国情报科学学会第33届年会上发表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关系》一文^[7]。作为学术领袖，谢拉在该文中又特别强调了人文主义思想。他说：“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我有生之年是不会改变的。我不反对科学，也不轻视它，科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我想现在应该是人文主义者说话的时候了，应该告诫你们，在应用数学方程式时不要忘记人这个大方程式，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谢拉的学术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了人文主义。

(三) 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S.R.阮冈纳赞(S.R. Ranganathan)(1892~1972)。阮冈纳赞是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学家，虽然他的专业出身是自然科学(物理学)，但在他1931年创立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却极其充分地强调了人的因素。5条定律的前4条(书是为使用的；人有其书；

书有其人; 节约读者的时间) 都直接面对读者, 跟人有直接关系^[8]。也正是因为阮冈纳赞的五定律充分体现了人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地位, 而使他受到图书馆界的高度评价。

在这些图书馆学大师的影响下, 图书馆界普遍认为将人和书结合起来是图书馆学最

基本的哲学思想。顺便应提到的是, 图书馆事业长期追求的社会公益性质的理想, 也许是与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密切相关。尽管这种理想主义至今没有充分实现, 但是, 面向人的指导思想已形成一种有长远生命力并且长期起作用的学术传统。

二、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

情报科学自半个世纪前的诞生之日起就与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 缩微技术应用是当时促使情报学术团体形成的主要因素。又如, 被普遍誉为拉开情报科学序幕的第 1 篇论文, 即美国 V·布什 (V. Bush) 1945 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与人一样思考》^[9] 的论文, 把利用机器、利用技术来解决问题作为学科发展的方向。

从情报科学的名称术语上也可看到这一点。例如, 情报科学作为一个术语, 无论是俄语的 ИНФОРМАТИКА, 还是英语的 Informatics 都来源于法语的 Informatique。那么, 法语中的这个术语是在什么情况下问世的呢? 据了解, 该词由 information 和 automatique 两词复合而成, 含义为信息 (处理) 自动化。尽管这个词在后来的派生中被赋予延伸的意义, 但是其原意却指的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来处理情报。这样, 难怪苏联学者 A.A. 多罗德尼岑把法语的 informatique 与英语的 Computer Science 当作了同义词^[10]。由此可见, 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中隐含有它的技术“血缘”。

再从情报科学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来看, 也反映了情报科学强调技术因素的传统。例如, 美国情报学家 J·司密斯认为“情报科学是一门着重于使用现代技术处理情报的学科”。日本著名情报学家北川敏南认为, 情报科学的“主要对象是计算机对情报的处理过程”。另一位日本情报学家福寿

敏南说: “情报科学是研究信息和控制的学科”^[11]。显而易见, 这些对情报科学的认识和界定都是以技术为中心和主要内容的。

下面, 再从情报科学的几本公认的有影响的理论著作来看它的技术传统。1963 年, J·贝克 (J. Becker) 和 R·汉斯 (R. Hays) 出版了《情报的存贮与检索》一书^[12]。当时, 整个情报科学以这本书为基本框架, 成为教育几代情报学家的最著名的教科书。在这本有影响的重要著作中, 情报的自动化处理和机器检索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技术内容是其主要内容。

70 年代, 美国著名情报学家 F.W. 兰开斯特和 E.G. 法延合作出版了《联机情报检索》(1973 年) 重要著作^[13]。这部著作体现了情报科学当时主导方向——以联机系统为象征的技术时代。这正如 J·贝克所指出, 70 年代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 10 年。

1973 年, 当时任美国情报学会主席的 J·贝克还写了一本名叫 *The First Book of Information Science*^[14] 的有影响的书。在此书中, 除了书末提到人以外, 通篇都讲情报处理技术。

80 年代, 情报科学的代表作是 A·德本斯 (A. Debons) 等在 1988 年出版的《情报科学: 一种集成观》^[15]。1989 年, 该书荣获美国情报科学学会 (ASIS) 最佳著作奖。在这本书中, 尽管作者将情报科学的主导内容从情报的存贮与检索更新为广义的信息系统, 但所依赖的手段、所涉及的内

容绝大部分仍是技术性的。

除了上述著作之外，在情报科学领域的论文和会议文献中，技术性质的文献也占据明显的优势。有人曾对《美国情报科学学会会刊》(JASIS)等情报科学出版物中作者的专业构成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属“计算机科学”的作者为数最多^[16]。

三、信息技术冲击下的图书馆学传统

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处于一种急剧变化、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环境之中。谢拉说：“图书馆已从书籍的世界进入了信息世界”。其中，特别是信息媒介的多元化，大大突破了图书馆原来的纸张媒介范围。先进的信息存贮检索技术使图书馆的中心问题发生了转变。由此，使得原来局限于以文献为对象、以整理和检索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图书馆学显得过于陈旧和力不从心。新的信息媒介和新的传播方式与图书馆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背景下，图书馆学面临着来自其它领域的严峻挑战，图书馆事业的困境明显加剧。这种困难特别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性的经费危机，二是图书馆的职业危机，三是图书馆的教育危机。以美国为例，一批图书馆学院和图书馆学系相继关闭。据报导，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美国已有12个图书馆学院停办，其中包括一些最古老、最著名的学院。这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强烈震动^[18]。所产生的两个后果是，一方面，图书馆界在过去20多年，开始不断吸收新技术，力图适应新形势，如图书馆自动化成为一大趋势。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都已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先进技术，使其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相应的教育改革和课程结构调整也成为最近一、二十年来的一个重要热点。另一方面，图书馆界对“明天的图书馆”、“未来的图

情报技术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魅力。年青的情报科学在许多场合下以自己属于信息技术而自豪，甚至发展成唯我陶醉。这个领域中的不少人产生了“情报科学=信息技术或情报技术”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而信息活动的主体——人的地位却相对地被忽视，甚至被掩盖了起来^[17]。

书馆员”这一前景问题表现了极大关注，出现了大量论述图书馆的未来和图书馆员的未来的文献。

关于对未来的看法，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激进观点，主张完全接受技术因素，放弃人文传统，如F.W.兰开斯特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现在的图书馆可能会完全消失”。另一位图书馆学家D·克利曼认为：“未来的图书馆没有卡片目录，甚至很可能没有书。实际上，‘它’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一个规定的场所可能根本不存在。”^[19]另一些图书馆学家则抱着一种坚守固有阵地的立场，其中的许多人对到底保留什么、对什么是图书馆珍贵的遗产并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看得较为清楚，他们对在新形势下的图书馆事业应保留什么有较为明确的看法。例如，谢拉一方面十分重视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的冲击，他在《图书馆学引论》中专门约请他人撰写了专文；另一方面，他认为尽管现代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被打破，图书馆学在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拢，但图书馆学的根基和实质仍属人文科学。又如印度图书馆学家R·查卡巴蒂比斯瓦斯(R. Chakrabartibiswas)在纪念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时发表了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20]，认为“之所以没有被轻率地卷入到自动化的浪潮里去，那仅仅是因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全面发展的

义务, 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还有人的价值。所以, 当“情报科学家”企图使每一个人相信科学和技术是社会的唯一救星时, 他们就感到特别的不安。”他批判了对技术之外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看得太轻的观点, 主张将传统和现代的精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使它们发挥最大的作用。

从历史的观点看, 图书馆在人类文明的

漫长岁月中, 一直是人类的骄傲, 因为它象征着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的文化成果。因此, 在今天的信息技术面前, 当图书馆被比喻为“电子时代的恐龙”时, 问题的严重性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不考虑到图书馆学的传统, 我们有时会作出过于简单的回答。

四、情报科学不能忘记人

半个世纪以来, 情报科学的发展不幸地表明, 这门学科存在着忘记情报活动主体——人的偏向。在很长时间里, 情报科学研究对象是物。开始是文献, 后来是技术。情报科学的前身是文献工作 (documentation, 而文献工作研究的对象是文献。在某些情报学家的思想中, 他们把交流过程作为情报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如苏联的米哈伊洛夫。这种交流过程主要是正式的交流, 亦即文献体系的交流。非正式的交流, 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只是非常简单地被提到。所以, 以传播和交流为主体的情报科学仍然是研究物的。60 年代以后, 情报技术的迅速进展创造了许多奇迹, 情报技术的魅力使有些情报科学家把技术当作是唯一手段, 技术的迅速发展掩盖了人的主体地位。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可用 SCU 模型简要阐述, 即认为情报科学中存在三种规范: 以情报源为轴心的 S 规范; 以传统过程为轴心的 C 规范和以用户为轴心的 U 规范。情报科学的发展历史表明, 整个学科发展呈现一种 S→C→U 的演进过程^[21]。即一开始以文献源、文献规律为研究中心, 接着以传播过程为主要内容, 现在转向越来越关注情报的利用和使用问题。这种演进说明, 在以前很长的一个过程中未注意到人的因素。

70 年代, 新的问题开始明显暴露。例如, 在传统的情报检索领域, 为追求更高、

更新的目标, 都几乎不得不把注意力从检索方法研究转向用户研究, 着重研究用户心理、用户行为、用户素质对检索效率的影响。如果不考虑用户, 新的检索系统是不可能成功的。又如, 60 年代兴起的 MIS 在 70 年代后期也不断地暴露出一些缺陷和问题。这些问题的中心在于, 系统设计没有充分考虑人的因素。也就是说, 信息系统设计长期以来的一个错误指导思想是: MIS 的研究是计算机的应用研究, 把建立 MIS 纯粹当作技术工作。这一指导思想已经受到检讨。MIS 从“热”到“冷”, 从过分期望到冷静反思, 表明了一个从不重视人的因素到重视人的因素的过程^[22]。

当然, 关于情报科学应重视人的因素这一观点, 一些著名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觉察。从大量的情报科学家的论著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片断的、但却是重要的论述:

· 图书情报界的学术大师谢拉在《情报科学的历史和基础》^[23]这篇重要的论文中说: “假如我们对近 15 年这个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 那起码的一点无非就是懂得情报科学并不等于计算机加技术。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早期, 我们过分关注的是技术的作用, 并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药。到 60 年代末期, 所期望的技术已基本实现, 我们则刚刚开始意识到智力问题的复杂性。现在我们意识到, 在谋求利用人类所有知识

的进程中,不仅仅存在着技术、机器方面的制约,而且面临着文化的、哲学的、心理的各种障碍。”

· 创立“情报检索”(IR)专用术语的 C.N.莫尔斯(C.N. Moors),早在1950年就说:“在情报检索中,接收者(而非发送者)才是活跃的一方。”

· 70年代中期,苏联著名情报学家 A.И.米哈伊洛夫在为切尔内所著的《情报检索理论概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提出的情报检索问题,如果最初阶段对这一问题的技术方面比内容方面曾给予更大注意的话,那么现在中心已明显转到语义方面。只有综合研究语言和思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才能继续前进。”^[24]

· 美国情报科学家 C.H.戴维斯(C.H. Davis)在其1980年的《情报科学导论》序言中强调:“情报科学涵盖面甚广,无法完全详尽,但深信,情报存贮及检索过程中的要点都一一包括了,其中也涉及最重要的人文因素。这一点常常在讨论以电脑为基础的系统时被忽视。”“不管使用的设备和信息系统有多么复杂,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助人。”^[25]

· 英国著名情报学家 B.C.布鲁克斯(B.C. Brookes),在其80年代末写的《情报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在西方,我觉得由于我们依赖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计算机系

统这一巨大的遗产,着迷于计算机技术,所以创造性思维往往被阻止。”^[26]

· 曾任美国情报学会主席的 Ch.T.梅多(Ch.T. Meadow)在展望2001年的情报科学时说:“情报科学是一门关于人——个人或集体——的行为与情报及情报处理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科学。”^[27]

· 在1987年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会议上, M.F.施蒂格(M.F. Stieg)提出,应该“将情报科学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28]。

· 著名情报科学家 M.柯亨(M. Kochen)1968年曾说过一句明确的话:“这门学科需要多种学科和人文主义的融合”。1981年又强调说:“我们必须注入这样的思想,情报系统主要是人的系统,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必须占统治地位,人和机器不是对等的搭挡。”这句话被 A.德本斯在其《情报科学》最后一章“情报科学的未来”中特别加以引用^[29]。

当这些论述聚集在一起时,我们可以明确看到这样一个重要方向:情报科学不能忘记人。为了突出这样一种研究方向,提出了“信息人”的抽象概念^[30],即把人的情报行为、情报意识、情报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用一个总体概念来加以研究。正如“经济人”、“社会人”等曾产生过不同管理模式(如X理论、Y理论等)一样,“信息人”的研究很可能也对信息管理模式的构成产生作用。

五、新的发展观:两种传统的结合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这两个关系密切的学科存在不同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这两门学科的未来发展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般来说,传统具有封闭和排他性质。这也许是这两门学科在历史上长期有所隔离的一个内在原因。谢拉曾这样描述这两门学科的关系,他说:“情报科学并非图书馆工作

的对立面,相反,这两者是天然的伴侣,图书馆员不应该拒绝这门新的知识‘亲属’,情报科学家也不应该对图书馆员怀有戒心,两方面都曾有过成见,而且这一情况今后还会存在。如果说,图书馆员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内疚的话,那是因为他存有成见的时间更长。”^[31]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这两门学科有

相对独立性, 不承认它们的传统差异, 就不能谈到相互促进的问题, 而这种促进是今天最感迫切的问题之一。尽管传统具有排他性, 尽管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往往是对立的, 为了全面解决人类的信息管理问题, 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必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对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来说是一种共同的发展观。这种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例如, 情报科学中的用户研究和系统设计中的用户研究可溯源到英国早期的读者研究; 在信息管理中, MIS 的兴衰表明了一种从技术因素向人文因素的靠拢和结合; IRM (信息资源管理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的兴起代表了这两种因素共同结合走向信息管理的新阶段^[32]; 情报科学中的 U 规范的提出反映出情报科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文献、技术这样一些物的研究, 而必须更注重情报活动中的人的研究^[33]。这样两种传统的结合, 不仅对图书馆学至关重要, 而且对情报科学也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说, 这也是信息管理等领域的一种重要的趋势和指导思想。信息管理从 50 年代引入技术因素后,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已开始走向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结合的阶段。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深刻地认识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和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 也有助于对信息管理中的最新发展阶段 IRM 有一种深刻的历史的了解, 从而迈入人类信息利用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 (1) Johnson, E.D.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1974.尹定国译.中译本:西洋图书馆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
- (2)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3) (18) Holley, E.G. Into the Second Century: The Library Education Centennial, The ALA Yearbook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87. 9-14.林平译,卢太宏校.中译本:步入第二个世纪.江西图书馆学刊,1992(2)
- (4) Butler, P.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参见(2)
- (5) J.H. 谢拉著,张沙丽译,张舒平校.图书馆学引论·前言.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 (6) Shera, J.H.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1976.
- (7) Shera, J.H. The Socio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JASIS, March-April 1971. 76-80
- (8) Ranganathan, S.R.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Madras, 1931.夏云等译,侯汉清校.中译本:图书馆学五定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 (9) Bush, V. As We may think, Atlantic Monthly, July 1945, (176):101-108
- (10) A.A.多罗德尼岑.信息学:对象与任务.国外社会科学,1985(7)
- (11) 卢泰宏.情报科学的现状与未来.见:情报工作和情报科学发展战略.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
- (12) Becker, J., Hayes R.M.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Tools, Elements, Theories, New York, Wiley, 1963.
- (13) Lancaster, F.W; Fayen E.G. Information Retrieval On-line, Los Angeles, Melville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 (14) Becker J., THE First Book of Information Science, Erda, 1973.刘昭东译.中译本:情报学浅说.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 (15) (29) Debons, A and Others. Information Science: An Integrated View, Boston, G.K. Hall & Co. 1988.
- (16) C.沃特茨著,窦平安译.信息时代的情报科学.国外情报科学,1990(3):1-5
- (17) 卢泰宏.情报科学的人文性质.图书情报工作,1990(6):1-7
- (19) 卢泰宏.信息文化导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 (20) 戈松雪编译.图书馆与情报科学纵横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下转 17 页)

造,使其与这块活载体中所储存的原有情报和知识相结合、相交叉;然后运用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逻辑方法、历史方法,以及科学的直觉、科学的抽象、科学的假设等,推陈出新,生产出更有价值的新情报和新知识而贡献给社会。情报意识并不能直接地改变客观世界,但它可以指导人们通过相应实践活动、利用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改变物质的运动方式和存在形态,以至创造出客观世界现时还不现存的新东西。当然,情报意识的这种创造作用,是在物质运动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的,是不可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超越历史条件的。

参考文献

- (1) 张季馨等.科技情报工作手册.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16
- (2) 黄黎光.关于重建文检课培养目标的问题.津图学刊,1990.(4):112
- (3)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2版.第

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38,338

- (4) 列宁.哲学笔记.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2版,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3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哲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768

- (6) [苏] A.P.鲁利亚著.汪青等译.神经心理学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82~121

- (7)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

- (8) 严怡民.情报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5

- (9) 杨起全等.情报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6

- (10) [11] [12] 万斌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原理(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295

- (13) 同[4],228

(作者单位:安徽师大图书馆.来稿时间:1991.10.编发者:丘峰。)

(上接 10 页)

- (21) 卢泰宏.情报科学的三个研究规范.情报学报,1987(1):19-22

- (22) 卢泰宏,董小兵.MIS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情报科学,1991(4):53-60

- (23) J.H.谢拉,D.B.克里夫兰著,卢泰宏、姜金璋译.情报科学的历史和基础(二).国外图书情报工作,1988(4):2-8

- (24) A.И.切尔内.情报检索理论概述·序言.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0.

- (25) Davis, C.H., Rush, J.E. Guide to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1980.中译本:资讯科学导论.台湾,1984

- (26) Brookes, B.C.情报科学的发展.情报科学,1990(5):71-78

- (27) Meadow, Ch. T. 2001年的情报学和情报学家.见: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1981(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

社,1981.

- (28) Stieg, M.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The odd Couple, Unpublished Speech, ALISE Conference, 1987.

- (30) 卢泰宏.信息人与信息心理法则.情报学报,1989(3):208-212

- (31) Shera, J.H. Librarianship,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UNESCO bulletin for Libraries, 1968, 22(2).见:苏联科技情报工作教程.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27-29

- (32) Levitan, K.B.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IRM, ARIST, 1982.(17).227-266

- (33) 卢泰宏.情报学的前沿:U规范.情报业务研究,1988(6):401-405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来稿时间:1991.11.编发者:丘峰。)

Abstract in Publication(226~241)

The humane Tradition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Technical Tradi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Lu Taihong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2,18(3).-4~10,17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academic thinking,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nd expounds the humane tradition that runs library science through, and also the technical tradition that runs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through. Moreover,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umane tradition with the technical tradition is not only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ciprocal replenishment of the said two departments of science but also the major trend of the present-da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ontrol. 33 references.

Library science —— humane traditions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ical traditions

Academic traditions —— Comparative studies

G250-05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 Dong Guangro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1992, 18(3). -11~17

The Subject of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is prob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its definition, histor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and dialectics. The paper holds that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being a high-grade psychological reaction of human nervous system to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scientific activity which has progressively approached to perf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ctivities since the present era. If it is view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embraces such major subjects as information psychology, information ideological system etc. It plays a vigorously dynamic role when information are demanded, retrieved and utilized by users. 1 illustration. 13 references.

Information Science —— Theories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 Studies

G350

Careful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 Wu Weici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2,18(3).-18~20

Five problems should be emphatically probed and solved in the study of library audience research methods: 1)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meth-